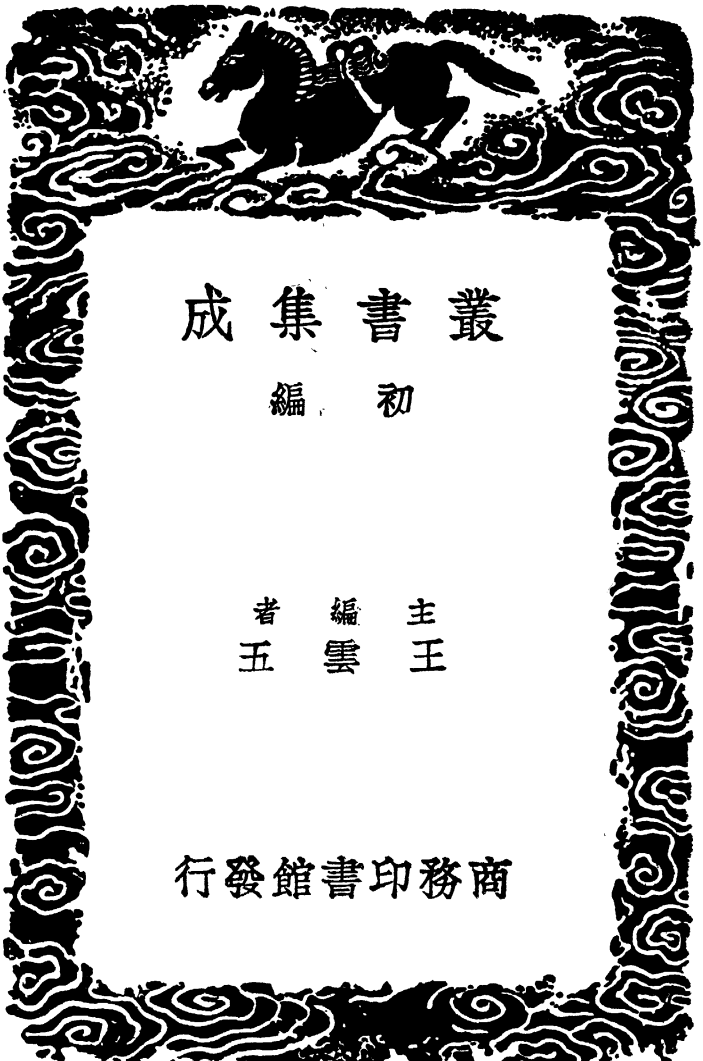
唐鑑 附考異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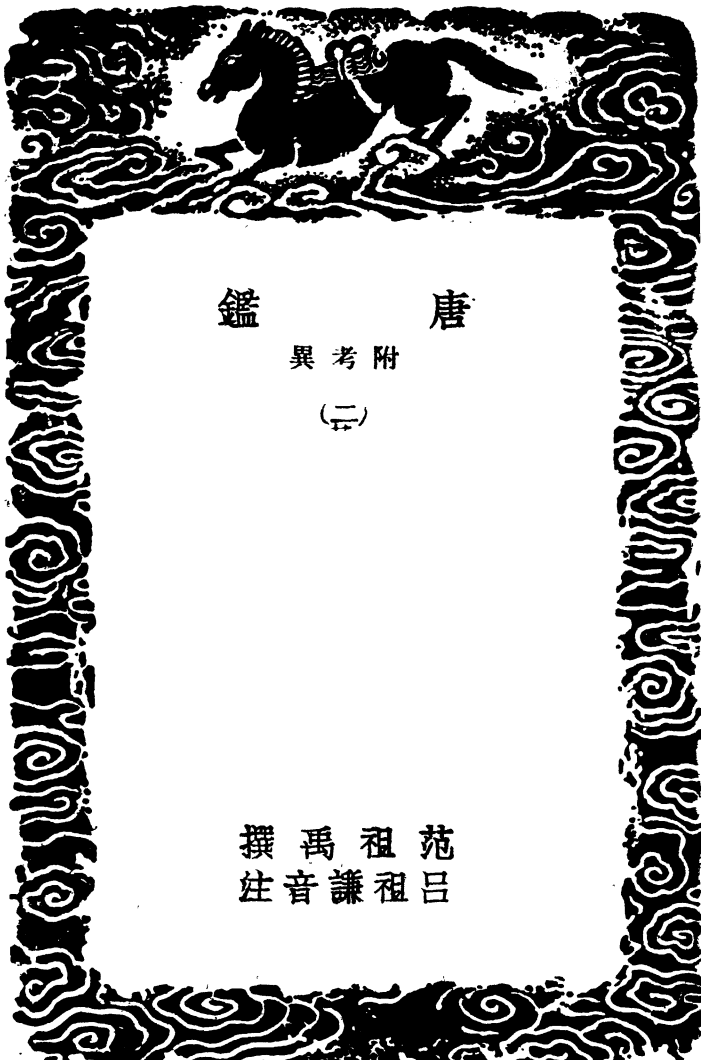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鑑

附考異

(二)

范祖禹撰

呂祖謙音注

唐鑑卷之一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煬帝年號。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啓。開導之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音協。下同。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尼質切。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倚。依也。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尤不可不愼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云。猾。亂也。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將如字。二者權以濟事也。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啓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

下而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勝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蜚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幷殺惡來・）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以化順之・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草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復如字・）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王殪商辛於牧野。殪音翳・）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邊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席卷猶言奄有也）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書說命中啓寵納侮）無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相去聲下同）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嫠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子漢末篡位號新室浞士角切）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

曰受禪於隋（禪時戰切）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侯於周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書牧誓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彊臣簒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爲鄴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惡烏故切）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亦）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愼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鷂者（鷂音耀）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襦音儒）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諱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晉語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與之祥也諫而被殺

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塗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己。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或以族。（族。謂宗族。）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粟於高。因氏焉。）或以官。（漢倉氏。庾氏。其祖本主倉庾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爲姓號。注云。倉氏。庾氏是也。）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敬賜姓劉氏。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如唐李勣。曾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屬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江切。）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

遠・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同・疏平聲・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賣也・而戚於不見知・戚・哀也・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解・丸買切・釋也・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爲・于僞切・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周祖后稷・史周紀・周后稷名棄・姓姬氏・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老子姓李名耳・由妖人之言・而詔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悖・背矣・與王莽稱王子喬爲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銑・先典切・降・下江切・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梁宣帝子孫・後屯難之世・難去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荊楚・欲復其考之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詣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

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僞之國。係纍其主。致之闕下。纍・力追切・繫也・孟・係纍其子弟・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僭僞者・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書召誥・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樹・植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典切・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東宮・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泰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泰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泰伯・仲雍二人犇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衞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鎭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衞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

正名。語十三・必也正名乎・荀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絁音施・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爲九等。貲音資・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四野者爲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幷・租庸之法壞而爲兩稅・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幷。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盡亦反其本矣。同上・盡亦反其本矣・盡・因合切・何不也・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

後可也、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直列切・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孟盡心上・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務本抑末尙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衞士・驍・古堯切・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騎去聲・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尒朱煥等以甲遺文幹・將去聲・尒與爾同・遺去聲・煥等去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顗召文幹顗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惡如字・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頻・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卽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爲最親・驕奢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爲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聲・遣使請昏・使・去聲・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爲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爲恥．（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和親．泰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以爲畏之邪．（與耶同．下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間．（間去聲．）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强．弱者猶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如唐蠻夷薛延陀傳．延陀使請昏．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啜之類．）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爲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爲難也．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處上聲．）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也．）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封之有庳．出孟子．）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相去聲．）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

愛之而已矣。並孟子萬章。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書金縢。武王既喪。管蔡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將危周公。以間王室。間去聲。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典切。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間去聲。衆爲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嶲戶圭切。皆以爲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者也。齊小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王珪、魏徵。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語、楚語、委質爲臣、無有二心。質音摯。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衞將卒將去聲。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而爲卒伍之師。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卽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楊先知云。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加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嗇。）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二云。）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孟離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源正本之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爲難行。（迂。闊遠也。）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耗）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鄉曰嚮讀）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其亨切）數延見（數音朔）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卷）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己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爲誰（爲于僞切）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揚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

其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莅之。晉荀勗傳：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地之鑑也。知水之止。止水言不動。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直。縣音玄。我以其正。彼以其頗。平聲。偏也。我以其眞。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險邪者無自入矣。險音纖。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云。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楊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陸賈傳。湯武逆取而順守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爲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爲耳聽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虜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書曰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儆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覩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嗌唈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

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揆傳：善政致和）不亦疏乎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應平聲）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書冏命：穆王命伯冏：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故書曰天官修輔（書胤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惡：烏故切：）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長上聲：下同：）請帝爲天可汗（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求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不足爲後世法也（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聲）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州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寶靜以爲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江切）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齋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旣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下而夸大也音誇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幾音機胥相居切）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歲。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皆在焉。冬夏。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愼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苟問學明而德性成。記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烏故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孟滕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虛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衞士傳

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復。扶又切。）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司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毋音無。）不盡己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賚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爲明。（唐劉賁傳。君以知人爲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稷播百穀。（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士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皐陶明五刑。（帝曰。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又大禹謨。帝曰。皐陶。汝作士。明於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夔典樂。（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共工。並同上。）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下。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

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耶同。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粮。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丈切。並帶刀宿衞。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

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功豈猶在朕乎。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莫如先審取舍。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佛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佛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佛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爲治顧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爲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聲問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封建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爲郡縣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三代之制不可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屏音丙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堯舜以天下傳賢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

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與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埽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書周官。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詩。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音善。）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

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言封禪者不等。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衆議奏上之。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貞觀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爲玉冊。玉匱。石磴。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其能。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隤音頹。敳五才切。檮音逃。戭音演。厖莫江切。降下江切。周公制禮作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語五。禦人以口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音秘。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

勿用・非其道也・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晁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亂邦也　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歟求哲人以遺後嗣．書伊訓歟・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故切・烏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語八・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惡・烏故切・訐・居列切・不惟壅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曰・朕堲讒說殄行・堲音卽・可謂至明且遠矣．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長・丁丈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熟與孰同。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爲下僞切。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造七報切。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云。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嵕山爲陵。嵕祖紅切。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蒼采桑反。猝倉沒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也。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謂盜發其冢。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儉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臣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暨音洎。）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同上。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鰥寡。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以就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爲農夫艱難事。）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斂（强去聲）以資寇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史殷紀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清粟也）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孔安國云紂所積之府庫皆散發以賑貧民）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穡之艱難。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愼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與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幷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易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己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唐鑑卷之五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爲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爲黨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思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爲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敘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賢才不可勝用（勝平聲）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鵝之合羣）學者衆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覩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孟滕文公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卽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

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唐本紀贊太宗好大喜功窮兵欲遠）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齊音咨衰音催）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勝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言高祖從禮官奏加服不踰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

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衞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定公子）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異）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又曰無輕民事惟艱（書太甲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孔子曰爲君難（語十三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莫知其非賢而姑用之（姑且也）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愈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慮）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眄眄然防其欺蔽之不暇（眄眄目相視孟子使民盼盼然眄與盼同）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麗平聲・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錯・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紿・徒海切・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偏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暨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無思不服。文王有聲・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疑廉切・說文・視也・詭詐誘其民人。以爲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爲諜於外國。諜・間也・音牒・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危繫・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董仲舒策求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洪範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覩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離婁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

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小旻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豈其疾而耄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間・側也去聲・

初。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與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誡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驕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廢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利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喪去聲・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勾・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

靈王、齊湣王是也。湣音昏。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后臧傳：務廣德者王。強兵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逮，及也。不以煩中國也。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爲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聲。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書：大禹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云：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象恭滔天。孔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殆，危也。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足恭。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皐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以爲殆。語十五：子曰：佞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

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易乾卦。閑邪而存其誠。）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旻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軵然。（軵音弗。不悅貌。孟公孫丑。曾西軵然不悅曰。）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不明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直・猶言特也・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麗平聲・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說命傅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太宗之謂矣。

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譔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下同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讀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史齊世家崔杼弒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而卒不沒其罪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爲天下

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墟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解上聲。）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記禮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羣臣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

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好・呼報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中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珪・徵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眞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雌骨切・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强．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詩：踴躍用兵。）如馮婦搏虎．（孟盡心：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之悅我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强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戰勝．則順治．（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所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敢行．如字．有行．去聲．）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克．勝也。）自以爲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兔。）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幾音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慴．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爲．臣以爲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

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厥終惟其始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二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搆禍乃自連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太保召公也獒音敖大犬也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戒之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未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終日慎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

槁。枯木也。左衽之民。衽。襟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衽。解辮內附。辮。結髮。自以爲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爲盛德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業至矣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聲。任。平聲。一皆如字。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按此。卽益戒舜之辭。非舜自言。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嚮風。單于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強。去聲。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以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烏故切。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刻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旣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孟滕文公。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

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遺貽也去聲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太宗爲戒不可慕其所爲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未入堡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爲餓殍且弒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埸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寇也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嗣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就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我議者固未亮耳咲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遣後世憂也誓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宋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

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成元吉）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視見也云云視當作示）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章讀如彰明之彰）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檻下同）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旣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兆・老子道德經云・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彭越・祖詐之術也・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成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成作敵・五伯之所不爲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太宗豈得而用

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勝音升。語十三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前高紀。規模弘遠矣。）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前梅福傳。孝文加之以恭儉。）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好。（呼報切。）屈己以從諫。（唐陸平仲傳。聖主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唐本紀。贊。致治之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德經云。）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

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遜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遜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廄。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

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祖禹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云。）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覩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愼。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焱焱。厥攸灼。敍弗其絕。（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正言。導羣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

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衞尉卿許敬宗亦數為無忌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冏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孔安國書傳臨終之命曰顧命）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注）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皐陶謨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唐本贊・大業末・翟讓・勣年十七・往從之・將相並去聲・）以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爲尚書右僕射・）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音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譴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三辰之眚（三辰・日・月・星・眚・過也・）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

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變與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褚遂良貶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長孫無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天下以言爲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高宗舅顧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易音異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

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册立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毀冢藏・除屬籍・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離婁・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貊岩・夷人也・非所以爲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爲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國酖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孝敬皇帝爲太子監門・仁明豈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爲太子・新書蓋據此乃唐歷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爲天后酖之・疑以傳疑・新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代宗追謚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言不可。後既立。銜之。敬宗言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譚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鄫王璥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顯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册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齊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

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佞幸董賢傳哀帝卽位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滿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貴振朝廷常與上臥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待皆在側上從容謂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閎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瑰等瑰音向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輿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闇與暗同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聲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强盛安樂公主武廷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於滔天。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爲政云）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星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猶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更音庚。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寖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監。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室。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上崇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紀贊。

譬若海內・聞其俊茂・舉而用之・孟梁惠王・見賢焉・然後用之・荀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幷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陘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契音挈・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聲・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去聲・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君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强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强去聲・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愼・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閒之言・閒去聲・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兄弟・思齊詩・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睦於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

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大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潞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能而辭位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安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爲皇太子玄宗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是尚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職論一相而兼率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者十使置同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與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煩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焉去聲荀虔切荀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

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語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

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相・悉亮切・）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見王・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

傳・所以體貌大臣・屬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唐張元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皐陶謨・何憂乎巧言令色孔壬・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爲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咸有一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商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蓋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衞府兵・自咸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

士充宿衞。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衞。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衞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後世最爲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下同・）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若幷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